

苏轼书法，名列「苏黄米蔡」之首，是北宋「尚意」书风的代表，对后世影响巨大。

苏轼《三马图赞》本是为李公麟《三马图》所作跋赞，绘画、书法本为一卷，

原为清宫旧藏，后流散出宫被人撕毁，仅存残卷两段，现藏故宫博物院，鲜为世人知晓。

此卷撕毁前原状如何？李公麟作图以及苏轼作跋赞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体现了苏轼哪些思想？

与李公麟传世《五马图》卷又有哪些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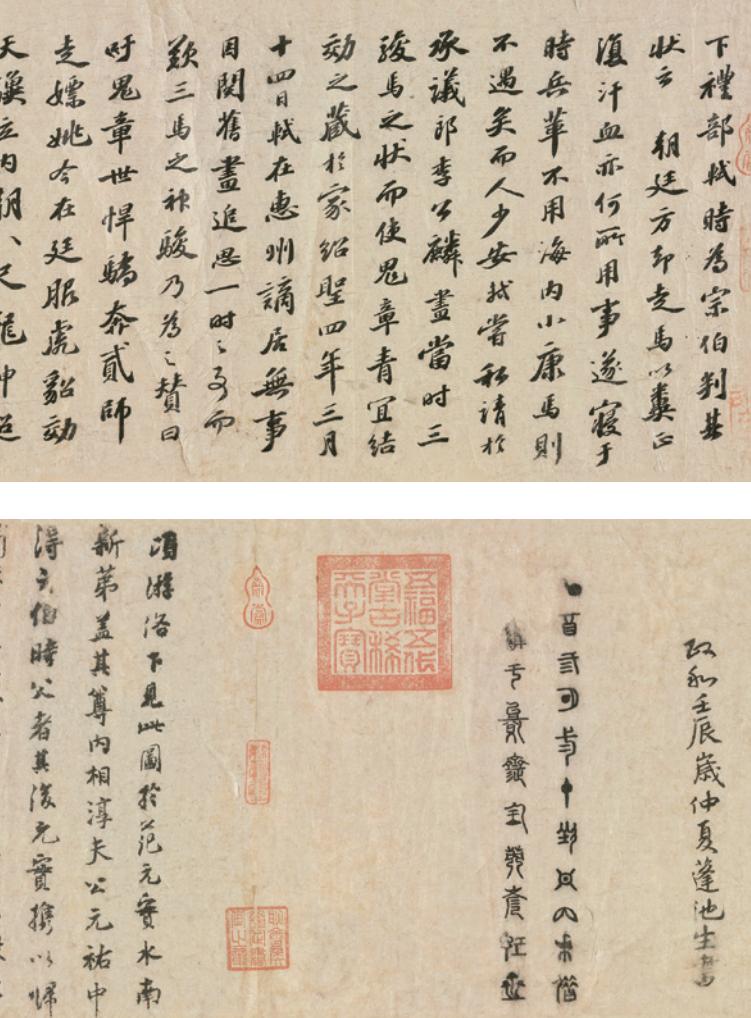
# 八尺龙 神超遥

## 苏轼《三马图赞》残卷相关问题

段莹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古书画鉴藏研究

宋 苏轼 三马图赞残卷（两段）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藏有苏轼《三马图赞》

残卷两段。该卷原为李公麟《三马图》及苏轼赞合卷，后有周紫芝、俞希鲁、董其昌、张丑等宋元明诸家跋，流出清宫后被撕毁。故宫博物院所藏两段，第一段于一九六四年收购自荣宝斋，宽二十九点二厘米，长七十八点六厘米，仅余苏轼赞后半部分（自「下礼部赋」起十六行）及乾隆御题、蓬池生、任英彦、周紫芝、王震题跋观款。王震跋仅余「右龙眠居士李伯时画三马图，东坡先生赞之。伯时鬼章世悍鵠奔貳師支嫖姚在廷服虎韶动天翼立日月、之危中逆歛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贊曰

遙參時西燕西搖帝念  
之乃下招箚歸雲逝房妖

墨未十年復見於長安趙端殿公  
家不謂今日流落予里觀龍眠

畫東坡之贊毛龍神駭絕世



韓丞師弟子可以寶傳無窮之  
紹興壬子十月既望紫芝道人跋

平臺居士自外  
唐成法和尚題

公麟筆畫三馬贊書蘿輶韻雅致以更章者宣佈  
是尾人善繪者其一矣官名姓同字號入天國風流  
之神不苟言贊之深矣誠耶微雨潤汗血知之奇矣  
主所風骨單捨而有元相應也予每雲乎海  
之正終承勝游內審不備故自羞穢也予每雲乎海  
蜀何為自分社今之服達珠露肺良驥人間物皆殊高飛  
既令茲輩傳神顧更越其標寄於向蘇家玉局省對舉尔  
謂何以也



右龍眠居士李伯時畫三  
馬圖東坡先生贊之伯時

蘇軾贊作于紹聖四年（1097年），  
时东坡年六十二岁。贊以行楷书写成。  
苏轼书法与此时间相近者，有作于元符  
三年（一一〇〇年，苏轼六十五岁）的《渡  
海帖》、《民师帖》，以及作于卒年（建  
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年）的《江上帖》。  
三帖均以行书写成，笔势苍劲浑厚。此  
卷书法略近于《民师帖》，而更显收束。  
苏轼楷书真迹，见于《前赤壁赋》（台

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  
鳥侯者七十人區區得  
之鑿歌告神明後來龍眠子  
心通大宛城落葉動九州  
才橫四溟遇歷萬里始首  
瞻彤庭不假戴師力汲黯何  
清爭重譯自朝貢

天王今聖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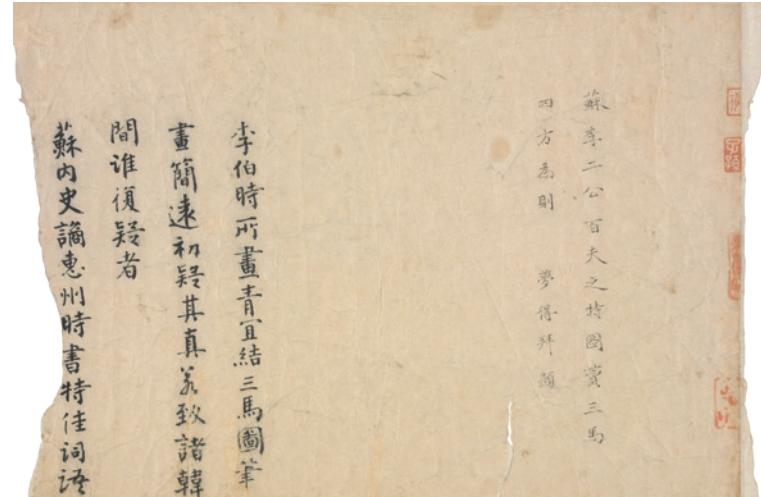
乙卯年歲仲夏蓬池生

白首詞句草草一對以示當  
蘇子豪爽氣發於筆端

李伯時所畫青宜結三馬圖筆  
畫簡遠初疑其真致諸韓  
間誰復疑者

北故宮博物院藏）、《祭黃几道文》（上海  
博物馆藏）等，可与此帖互相参看。书后  
有「赵郡苏轼」阳文印，约五厘米见方，  
该印亦见于苏轼《祷雨帖》（现藏地未知），  
尺寸之大，在宋人私印中亦属稀见。

时」两行，后被撕去，故宮博物院收入  
时记录云：「前缺，后王震跋二行，以  
后缺。清乾隆时重裱，裱后被撕破，通  
身有皱纹。」徐邦达先生鉴定称其「书  
法精美，定为一级乙」。而未见于《古  
书画过眼要录》著录，不知何故。第二  
段调拨自文物局一九五七年收购，为张  
梦得观款及王纬跋。王纬跋仅余「李伯  
时所画」至「书特佳，词语」四行，后  
亦不存。



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  
不遇矣而人少安

拭嘗移請於

承議郎李子麟畫當時三

俊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

効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

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

因閣舊畫追思一時之命

歎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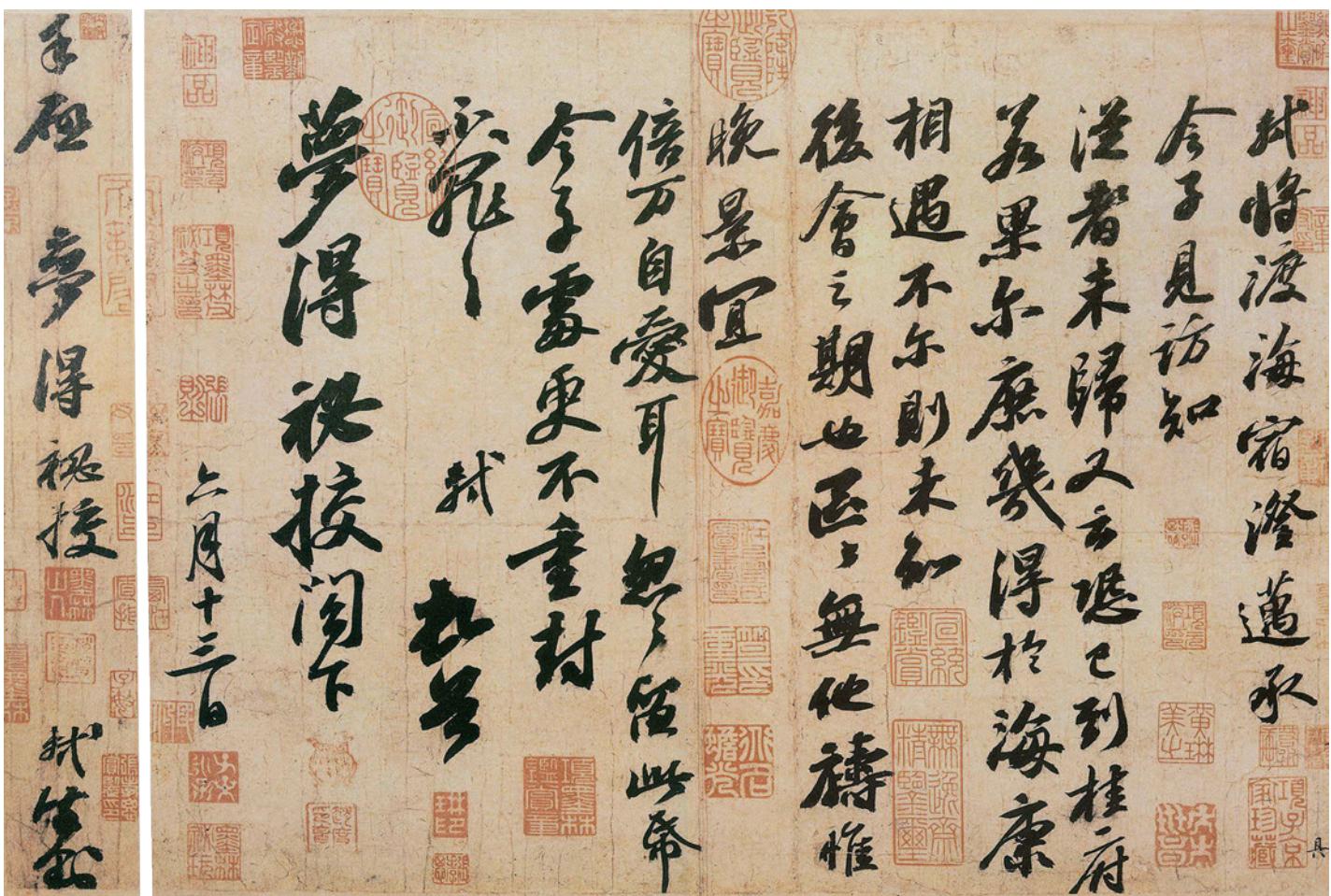
吁鬼章世悍駒奔貳師

支嫖姚古在廷服虎豹勁

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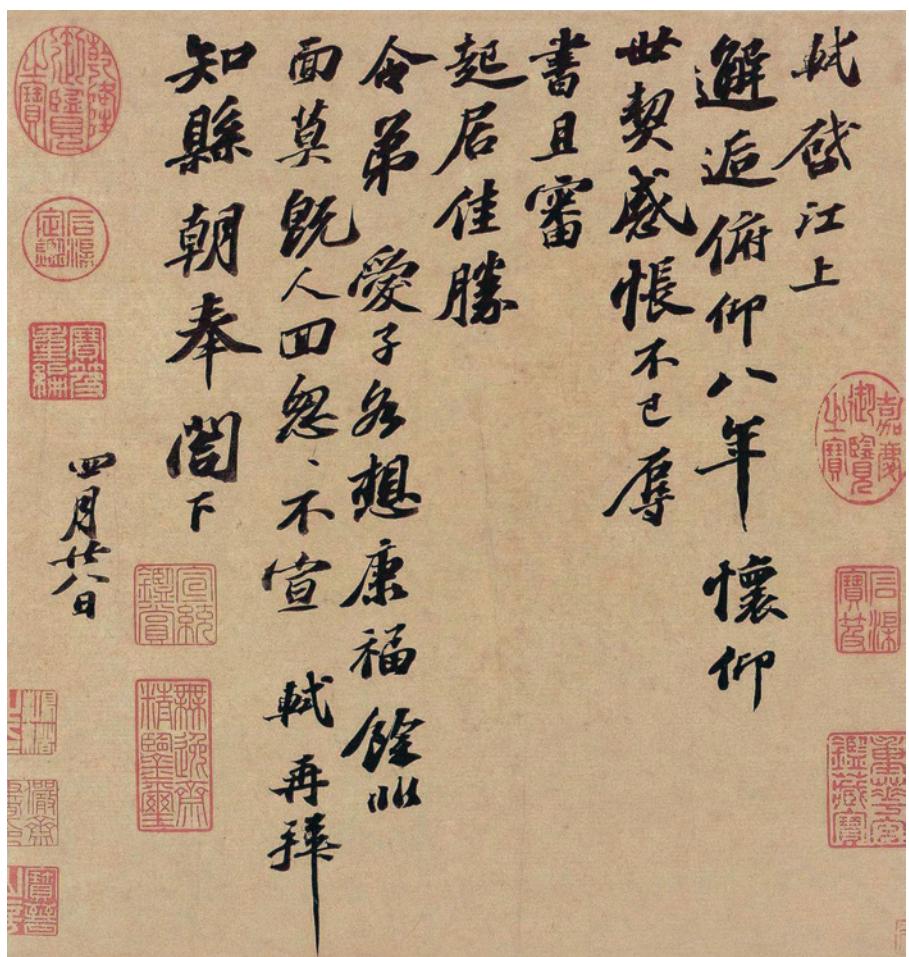
遙羨將西遊兩漢

帝念



然不見文之意疑若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景能使之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与手者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必言之則人知之此正所謂凋蟲纂刻者其太玄清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凋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与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凋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吾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与知者道難与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

宋 苏轼 渡海帖  
纸本墨笔 纵二八·六厘米 横四〇·二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舍美  
玉布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  
賤也終為之豈能有益於  
左右愧悚不已

所須惠力涉雨堂字軾本不善  
作大字強作終不佳上舟中局迫  
難寫未能如

敷然則方過臨江當徃遊焉或  
僧有所欲訖錄當為作五句留  
院中願

左右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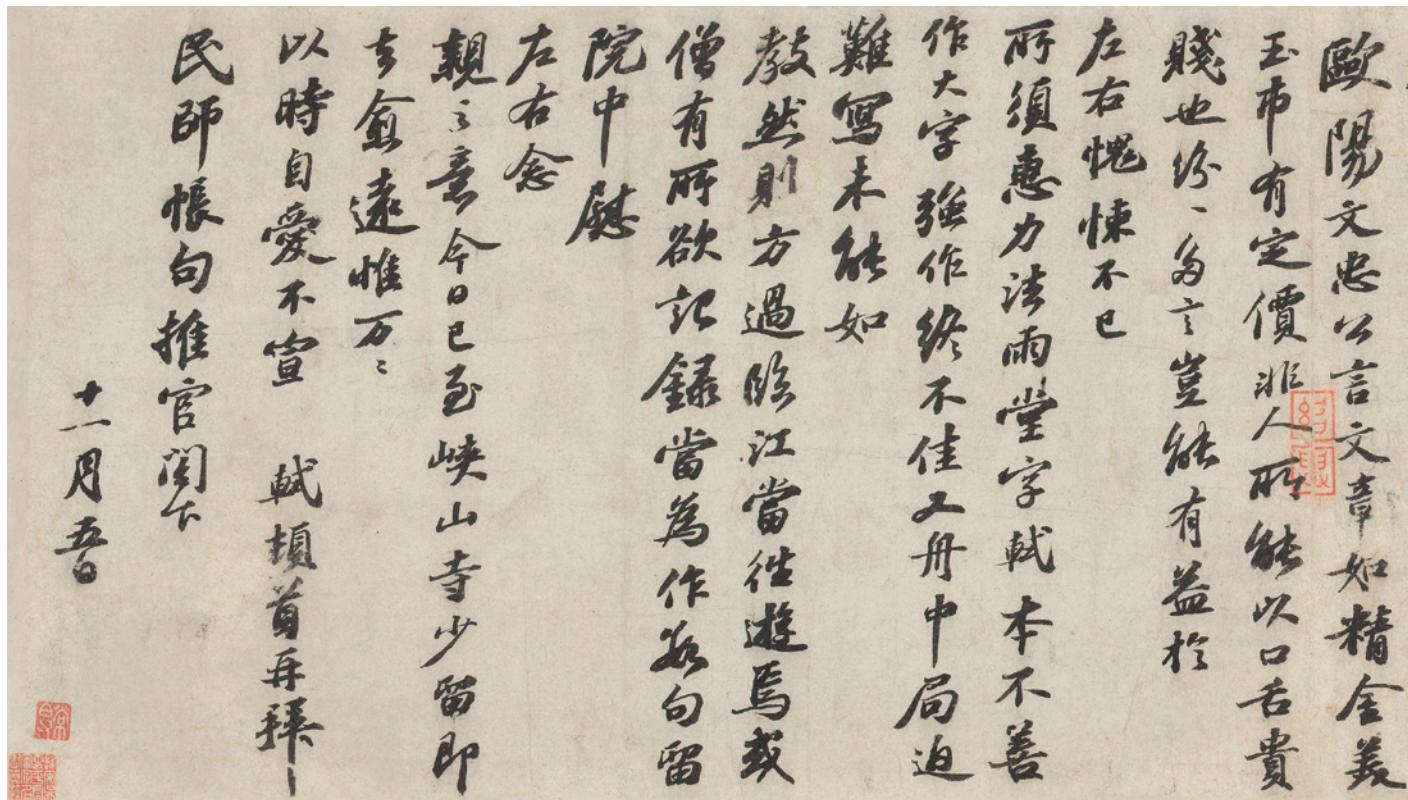
親三事今日已到峽山寺少留即  
去僉遠惟万  
以時自愛不宣 軾頓首再拜

民師帳句推官閣下

十二月五

宋 苏轼 民师帖

纸本墨笔 纵三〇·二厘米 横三〇·五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从著录看此卷的完整面貌

该卷经《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著录，可知其完整面貌为何。《石渠宝笈续编》云：

本幅澄心堂纸本，纵九寸一分，横八尺九寸二分，白描效马者三人，各鞬一，无名款。后苏轼行书：「元祐初，上方闭玉门关，谢遣诸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防，范纯仁，起诸生游师雄行边，饬武备。师雄至熙河，蕃官包顺，请以所部熟户除边患，师雄许之。遂擒猾羌大首领鬼章青宜结以献。百官皆贺，且遣使告永裕陵。时西域贡马，首高八尺，龙颅而凤膺，虎脊而豹章。出东华门，入天驷监，振鬣长鸣，万马皆瘖。父老纵观，以为未始见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骏在庭，未尝一顾，其后圉人起居不以时，马有毙者，上亦不问。来年，羌温溪心有良马，不敢进。请于边吏，愿以馈太师潞国公，诏许之。蒋之奇为熙河帅，西蕃有贡骏马汗血者，有司以为非入贡岁月，留其使与马于边。之奇为请，乞不以时入。事下礼部，轼时为宗

伯，判其状云：朝廷方却走马以粪，正复汙血，亦何所用。事遂寝。于时兵革不用，海内小康，马则不遇矣，而人少安。

轼尝私请于承议郎李公麟，画当时三骏马之状，而使鬼章青宜结效之，藏于家。绍圣四年三月十四日，轼在惠州，谪居无事，因阅旧画，追思一时之事，而叹

三马之神骏，乃为之赞曰：吁鬼章，世悍骄。奔貳师，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内朝。八尺龙，神超遥。若将西，燕西瑤。帝念之，乃下招。箭归云，逝房妖。」钤印一：赵郡苏氏。

由此可知苏轼赞全文内容。后录乾隆御题及诸家跋，可知跋者有：蓬池生、任英彦、周紫芝、王震、张梦得、王纬、兀颜子敬、杨椿、俞希鲁、董其昌（二跋）、张丑。现王震、王纬跋后段及兀颜子敬以下跋皆不存。诸家跋语俱见《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不移录。《石渠宝笈续编》对此跋与跋者进行了校订考证，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兹转引如下：

谨按苏轼赞见本集，赞中「起诸生」作「建遣诸生」，「来年」作「明年」，「旧画」作「旧书画」。「西瑤」作「昆



瑤」。是迹见《清河书画舫》，题跋正同。且考云：李伯时《三马图》，苏轼赞，宋元跋者九人。紫芝道人姓周氏，字少隐，所著有《竹坡诗话》。王震乃鞞之侄，东坡有用王鞞韵送其侄震知蔡州诗。震大观间人。尝叙郭氏山水训纂。梦得张姓，即东坡为撰郭忠恕画赞者，非石林也。子寿即杨椿之字，本蜀人，流寓吴中。又见《书画汇考》，题跋亦俱吻合。又见《南阳名画表》，张丑《秘箧书画表》。

东坡此卷题赞文字最早见于《宋文鉴》。《宋文鉴》为南宋吕祖谦所编，卷七十五收录《三马图赞》，内容与书迹一致。（吕祖谦《宋文鉴》卷七十五，四部丛刊景宋刊本）又宋王应麟编《玉海》，「马政」部分有「元祐三马图」，为《三马图赞》之节录。（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这些著录从文献层面证实了文本内容的可靠性。

据苏轼题赞，此画的创作背景是元祐初朝廷擒鬼章（即青宜结鬼章，北宋时期

## 对苏轼题赞思想的理解

阅读链接

### 元祐初年宋军生擒鬼章事件

◎ 元祐二年，青唐吐蕃首领唃厮啰手下将领（宋哲宗派名将游师雄仅出兵四天就生擒青唐吐蕃大将青宜结鬼章，收复洮州，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鬼章被擒之后，槛送京师问罪，朝廷上下对这一战绩非常满意，当时的文学大家如苏轼、晁咏之等人，皆有以擒鬼章为题材的文章。但在如何处置鬼章的问题上，朝廷上下却各执己见。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应该放还鬼章，宰相范纯仁则坚持认为应该诛杀鬼章。最终，宋朝廷决定不杀鬼章，赦免其罪状，还对其进行封赏。此后，阿里骨政权内部矛盾加剧，不得不放弃依夏抗宋的政策，向北宋求和。



宋 李公麟 临韦偃牧放图卷

绢本设色 纵四六·二厘米 横四二九·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之状，使鬼章青宜结牵之。

那么，苏轼为什么要请李公麟画这样一幅作品呢？联系新旧党争背景下神宗、哲宗二朝对西北边事立场的变化，以及苏轼身处党争中对西北边事问题思考的变化，便不难窥见苏轼请李公麟作《三马图》的原因。

西夏、吐蕃，北宋时皆被作为番邦属国。朝廷虽屡有封赏，但侵扰不断，而宋初以来诸帝基本以求和为主。对西夏，太宗时即赐大量金銀钱帛。真宗时，割河西银、夏等五州与之，颁赐无数。仁宗时与西夏交战，两败俱伤，西夏上表要求划定疆界，「凡岁赐银、綺、绢、茶二十五万五千，乞如常数」。（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四十四「外国一·夏国上」）英宗时，也基本采取且战且和的策略。对于吐蕃也是如此，以岁赐来稳定边境，避免交战，已经成为一种主要手段。

神宗即位后，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政。在边事问题上，一变前朝的主和思想，对西北边事采取激进的态度。王安石变法的兵制改革，增强了边境兵力，为征伐西北提供了有力支持。神宗朝与西夏交战数十次，在数量上远远超出前代，

且其中不乏主动出击。尽管多次交战，双方两败俱伤，消耗国力，但战事不减。

王安石所言「**畚张天兵，开斥王土**」（王安石《百寮贺复熙河路表》，《临川集》卷五十五，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正是代表了新党执政下神宗朝对西北边事的主战激进态度。

哲宗即位时年龄尚幼，由宣仁太后高氏当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成员，朝廷对西北边事又回归主和方向。司马光对边事一向主张求和，元祐元年（1086年）上《论西夏札子》，对神宗朝的征伐予以批评，认为激化了对外矛盾。他主张朝廷以怀柔推恩政策笼络西夏，取得边疆安定。（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十，四部丛刊景宋绍兴本）司马光去世后，旧党成员在边境问题上延续了主和的主张。如文彦博元祐元年《答秦》云：「臣以为方国家多事，务早安

静。奏乞朝廷恢海天之量，广示开纳。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御四夷之术，羁縻而已。由此可以息兵止固，吾国外夷怀服，中夏安宁，则太平之风浸隆浸久。」（文彦博《潞公集》卷二十七，明嘉靖五年刻本）刘挚元祐初上《应西夏奏》，亦反对神宗朝的穷兵黩武，

强调应归还侵地，恢复岁赐，以弭患息争，与民休息。（刘挚《忠肃集》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在旧党的倡导下，元祐时期至哲宗亲政前，朝廷对西北边事基本持主和态度。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后，接受西夏使臣及朝贡，其后与夏国通使往来，主和之意甚明。元祐四年，与夏人通好，诏边将毋生事。元祐五年四月，夏人来议分画疆界。之后，朝廷对西夏的侵扰不再主动出击。其后面对西夏的多次侵扰，朝廷均以守御为主。这都是由旧党主和安边的态度所决定的。

对于身处党争中的苏轼而言，他对西北边事的看法自神宗至哲宗朝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神宗执政时期，苏轼身为旧党成员，对朝廷在军事上的激进并不赞同。他作于熙宁十年（1077年）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云：

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十五，明成化本）

宋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局部

近日臣僚献言欲用兵西方，皆是医人欲下一个月而愈者也。其势亦未必不成。然终非臣子深爱君父欲出万全之道也。」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十五，明成化本）这些体现出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反对过度用兵。在苏轼看来，过度好兵不仅导致边患，而且也增长了武臣的贪功用事之心，于朝政不利。这些观点自然是指向王安石一派新党的改革兵制、力主征伐的主张。

而在哲宗朝，以司马光、文彦博为代表的旧党对西北采取主和的态度，这一转变再次引起苏轼的质疑。苏轼虽不赞同神宗朝新党力主征伐的做法，但对旧党上台后的一味求和也持否定态度。在作于元祐二年九月的《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中，他由擒鬼章一事，引申到对西北边境的政策。苏轼认为神宗时虽与西夏交战累年，导致国力疲敝，但也使西夏损失惨重，不得不主动与宋修好。而执政大臣未及深谋远虑，接纳其使臣，赐与大量绢帛，又使西夏恢复国力，察觉宋朝廷厌兵欲和之意，从而觊觎中原。若继续纳使求和，必将后患无穷。在这里，苏轼对哲宗「意在息民，

不惮屈已」的态度提出异议，反对朝廷一味求和退让，认为「开之太易，纳之

太速，曾未一战，而厌兵欲和之意已见乎外，此复蹈前日之失矣」，「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

与生事均」。（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五，明成化本）哲宗其时并未亲政，苏轼的谏议，其实是指向旧党力主求和的政治倾向。可以看到，虽同为旧党成员，但苏轼对旧党的一味主和也是不认

同的，在战与和之间，他选择了更为折中的态度：

臣闻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则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则战胜而寇愈深，况不胜乎？功成而兵不解，况不成乎？（《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五，明成化本）

但使吾兵练士饱，斥候精明，彼无大获，不过数年，必自折困，今虽小劳，后必坚定，此臣所谓当今待敌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五，明成化本）

这反映出他对于边事和战争问题的

总体认识。乾隆皇帝跋言：「然而元祐朝廷间，邪正相参门户把。卒之正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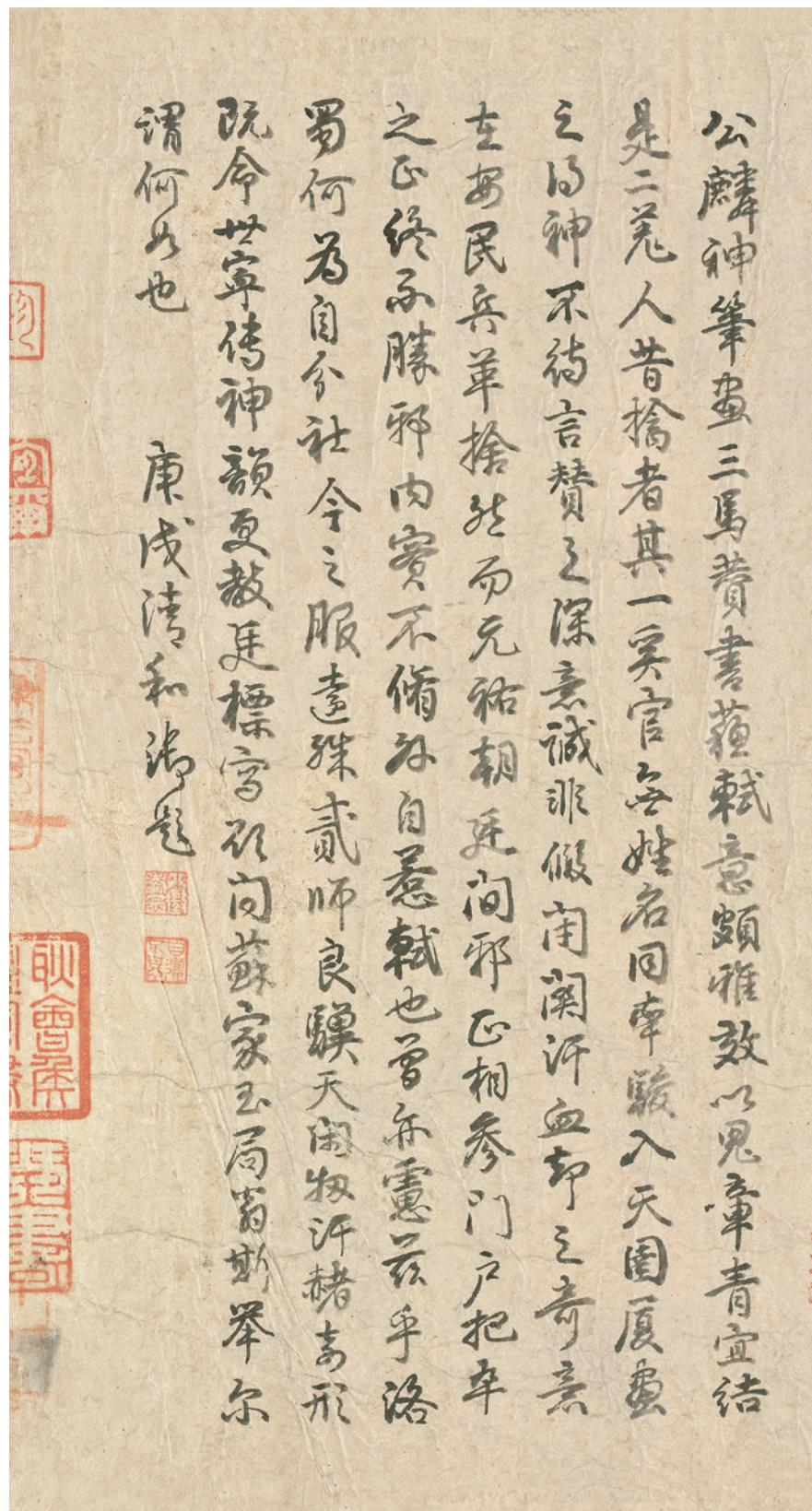
胜邪，内实不修外自惹。轼也曾亦虑茲乎，洛蜀何为自分社。」道出了党争背

景下苏轼对西北边事的独立判断和思考。苏轼请李公麟画《三马图》，是以

元祐二年八月擒鬼章事为背景。这一事件也是苏轼对神宗、哲宗二朝新旧党争背景下西北政策思考转变的开端。苏轼对于朝廷擒鬼章一事的态度，在他元祐二年八月至十月间所作《论擒获鬼章称

贺太速札子》、《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等都有所体现。苏轼在其中寄予了很多的思考，具体到对鬼章事的处理，包括擒获鬼章之后不应称贺太速、恩赏太过，以加重边将居功自傲之心；以及针对朝

臣提出应将所擒鬼章首领作为人质，牵制其部族的看法而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鬼章老病垂死，若死，其子孙为复仇必与阿里骨（青唐吐蕃唃厮啰政权第三代统治者）及西夏联合，进攻中原。不如与鬼章部族约谈，令其讨伐阿里骨、擒赵纯忠（青唐吐蕃首领唃厮啰三子董毡的族子，是阿里骨首



《三马图赞》残卷后乾隆皇帝跋

领之位的有力竞争者），则可放还鬼章首领，这样令其彼此相攻，宋则为受益者，等等。而这些思考背后，指向的是西北边事大局的宏观认识。

在《三马图赞》中，苏轼言「上方

恭默思道，八骏在庭，未尝一顾」，又云：「事下礼部，轼时为宗伯，判其状

云：朝廷方却走马以粪，正复汗血，亦何所用。」「却走马以粪」出自《道德经》，意指天下有道，将战马用来耕地。

又云：「于时兵革不用，海内小康，马则不遇矣，而人少安」，似是对哲宗朝不

轻易用兵的肯定，然而联系苏轼对于西北边事的认识和对哲宗朝旧党执政下主

《三马图》的寓意所在。

和思想的态度，便可见出其中的隐微之意。苏轼请李公麟画《三马图》，应是针对旧党的主和倾向，其中深意还是借西域贡马和擒鬼章之捷，旨在彰显天朝威仪，呼吁朝廷不当一味屈己求和，而应恩威并施，令西北臣服。这应是创作

## 《三马图》与《五马图》的关系

《三马图》书画合卷，目前仅余苏轼题赞残卷。李公麟传世真迹有《五马图》，二画皆以西域贡马为题材，都作于元祐年间，那么，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首先要从二图的创作时间说起。

《五马图》的创作在元祐五年之前。

曾纡跋云：「余元祐庚午（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年）岁，以方开科，应诏来京师，见鲁直九丈于酺池寺。鲁直方为张仲谋箋题李伯时画天马图，鲁直谓余曰：异哉！伯时貌天厩满川花，放笔而马殂矣。盖神骏精魄，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实古今异事，当作数语记之。」而

苏轼请李公麟作《三马图》，应在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年）、八年（一〇九三年）间。其题赞云「事下礼部，轼时为宗伯」，之后请李公麟作画。而苏轼出任礼部尚书是在元祐七年、八年之间。由此可知，李公麟先画有《五马图》，后应苏轼之请画《三马图》。

《宣和画谱》称李公麟「尝写骐骥

院御马，如西子闻所贡，好头赤、锦膊骢之类，写貌至多。至围人恩请恐并为



神物取去，由是先以画马得名」。则苏轼应是因李公麟多画贡马，故而请李公麟为自己再作之。苏轼关于李公麟的画有不少诗作，其集中有《戏书李伯

时画御马好头赤》，「好头赤」亦李伯时（李公麟，字伯时）所绘五马之一，可见其对李公麟马画的熟悉。《云烟过眼录》载：「伯时《天马图》，笔意飞动，

有王晋卿、苏子瞻和诗在后。」（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九年，第二三页）苏集中即有《和王晋卿题李伯

时画马》，又有《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幹马》云：「忽见伯时画天马，朔风胡沙生落锥。天马西来从南极，势与

### 李公麟画马

阅读链接

- ◎ 李伯时善画马，法秀师让之曰：“伯时为士大夫而以画行，已可耻，又作马，忍为之耶？”伯时恚曰：“作马能荡人心坠恶道乎？”师曰：“公业已习此，则日夕思其情状为神骏，系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马胎无疑。”
- ◎ 李伯时画天厩满川花，放笔而马殂矣。盖神骏精魄皆为伯时笔端取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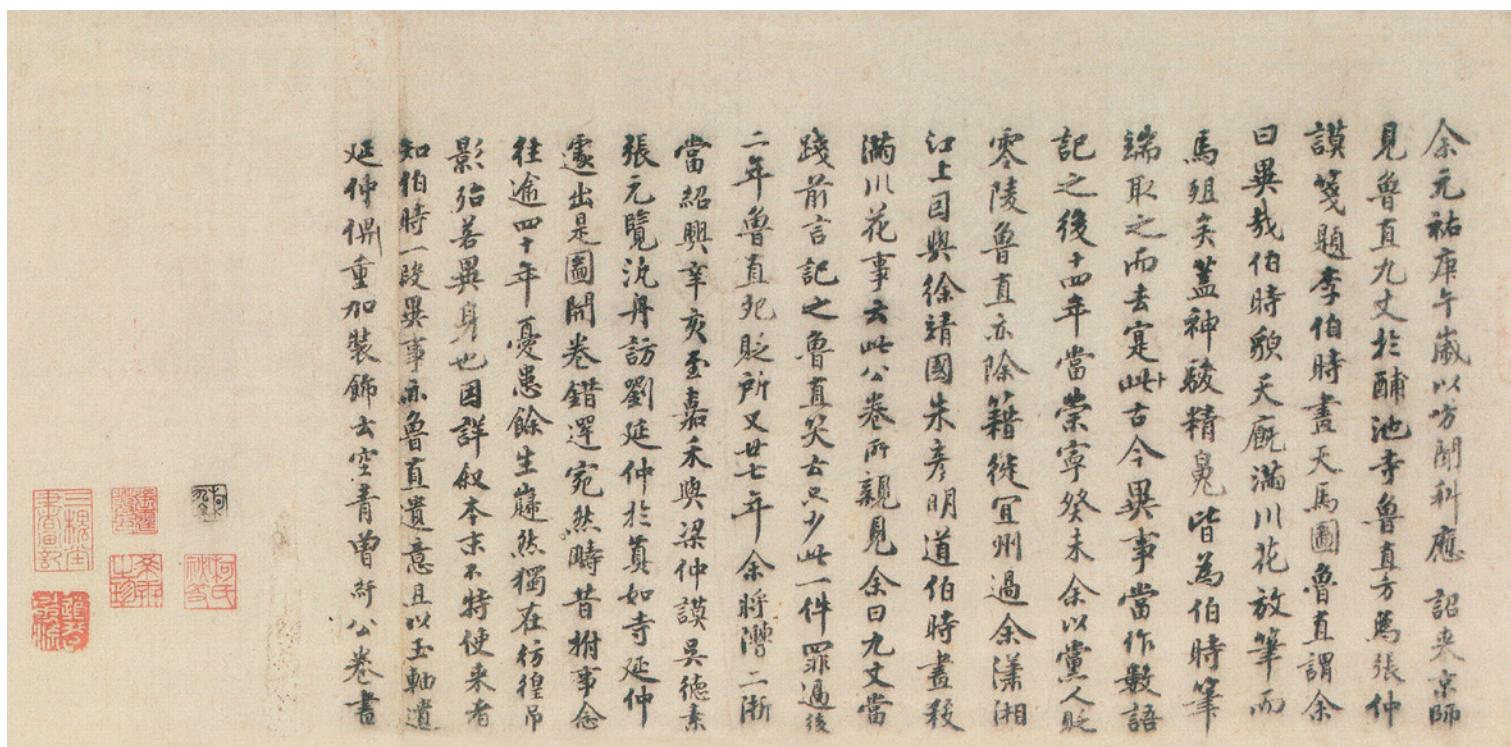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三



宋 李公麟 五马图卷 (文物旧照)

纸本设色 纵二九·三厘米 横二二五厘米

原图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宋李公麟《五马图》卷局部之曾纡跋

余元祐庚午歲以坊間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於酺池寺魯直方薦張仲謨箋題李伯時畫天馬圖魯直謂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厭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駿精鬼皆為伯時筆端取之而去寔此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魯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余瀟湘江上因與徐靖國朱彥明道伯時畫移滿川花事云此公卷所親見余曰九丈當踐前言記之魯直笑云少此一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廿七年余將薄二浙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張元覽沈舟訪劉廷仲於真如寺廷仲遺出是圖開卷錯還宛然時昔拊事念往逾四十年憂患餘生躊躇獨在彷徨吊影殆善異身也因詳叙本末不特使來者知伯時一蹤異事亦魯直遺意且以玉軸遺延仲俾重加裝飾玄青曾衍公卷書

落日争分驰。龙膺豹股头八尺，奋迅不  
受人间羁。元狩虎脊聊可友，开元玉花

何足奇。」（苏轼著，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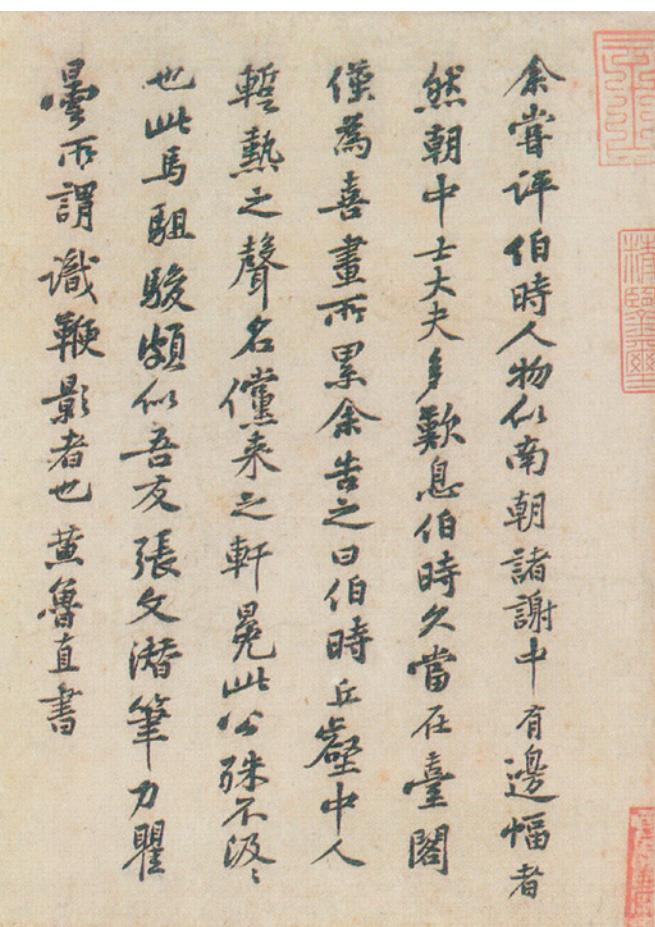
合注）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第一四二〇页）认为韩幹「画肉不画骨」，  
不及伯时，对李公麟画马给予很高评价。

这成为苏轼请李公麟作《三马图》的一  
个基础。

关于《三马图》的面貌，《墨缘汇  
观》称其「淡设色」，《石渠宝笈续编》  
云「白描效马者三人，各控一」，即三  
人控三马。苏轼自言：「轼尝私请于承  
议郎李公麟，画当时三骏马之状，而使  
鬼章青宜结效之。」乾隆御题称：「效  
以鬼章青宜结，是二羌人昔擒者。其一  
奚官无姓名，同牵骏入天圉廄。」由  
此可知，牵马者有鬼章青宜结及一羌  
人，另有一不具名奚官（职司养马的官员）。  
至于三马为何马，卷后蓬池生跋曰「题  
龙眠画鬼章牵锦膊骢」，则知其中一马  
为锦膊骢，由鬼章青宜结牵之。李公麟  
《五马图》中，其中一马即为锦膊骢，  
黄庭坚题云：「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  
初三日左骐骥院收董毡进到锦膊骢，八  
岁四尺六寸。」与《三马图》中所绘锦

膊骢应为同一马，而牵马者应非鬼章青  
宜结。据苏轼《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  
章事宜札子》言鬼章「老病垂死」，而  
《五马图》所绘牵马者与「老病」之态  
不符，可知《五马图》中奚官形象应非  
取自鬼章青宜结。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宋李公麟《五马图》卷局部之黄庭坚跋

膊骢应为同一马，而牵马者应非鬼章青  
宜结。据苏轼《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  
章事宜札子》言鬼章「老病垂死」，而  
《五马图》所绘牵马者与「老病」之态  
不符，可知《五马图》中奚官形象应非  
取自鬼章青宜结。

《五马图》中又有一马照夜白，黄  
庭坚题云：「元祐三年闰月十九日，温  
溪心进照夜白。」苏轼赞云：「来年，  
羌温溪心有良马，不敢进。请于边吏，  
愿以馈太师潞国公，诏许之。」温溪心（吐

蕃首领，与青唐主董毡、阿里骨不协而附宋。元  
丰三年遭阿里骨杀害）馈于文彦博者，不知  
是否为此马。

李公麟画《五马图》，应为摹写形  
貌，旨在彰显天威，此外应没有隐含的  
讽喻之意。黄庭坚跋云：「余尝评伯时  
人物，似南朝诸谢中有边幅者，然朝中  
士大夫多叹息伯时久当在台阁，仅为喜  
画所累。余告之曰：伯时丘壑中人，麤  
热之声名，傥来之轩冕，此公殊不汲汲  
也。」仅对李公麟的人物品格进行点评，

也并未涉及政治。

而《三马图》的创作，是苏轼借李公麟之手对西域贡马题材进行了发挥。苏轼集中有《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

山西战马饥无肉，夜嚼长稽如嚼竹。  
蹄间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岂  
如厩马好头赤，立仗归来卧斜日。莫教  
优孟卜葬地，厚衣薪槱入铜历。

优孟卜葬，出自《史记·滑稽列传》，

楚庄王有爱马病肥死，欲以大夫礼葬之，优孟讽谏，言大夫礼薄，应以人君礼葬，庄王悔悟，遂从优孟请，入铜历（鬲）烹之，葬之人肠腹。这里借马病肥死的典故，隐微传达出对朝廷一味求和的讽谏，与《三马图》题赞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苏轼在李公麟《五马图》基础上，试图借贡马喻边事的整体构想。

李公麟《三马图》、苏轼题赞书画

合璧卷，虽仅见苏轼赞残卷，但此卷对文献的印证，包括对于苏轼晚年书法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可惜此画与东坡题赞前半段已散落，唯有藉残卷与御府著录，想象李公麟、苏轼书画合璧的原貌风神。

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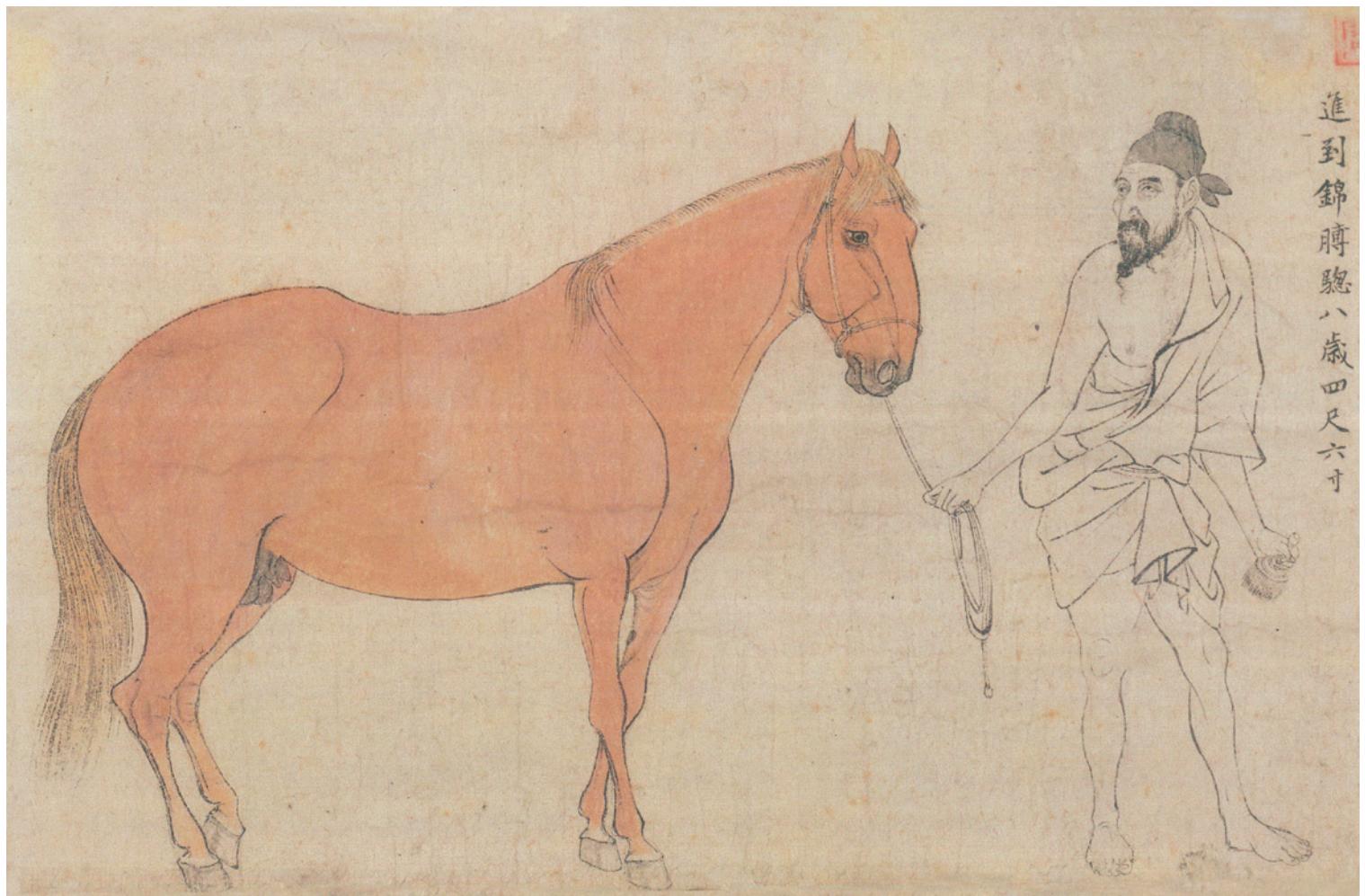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宋李公麟《五马图》卷局部之锦膊骢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宋李公麟《五马图》卷局部之照夜白

進到錦膊駒八歲四尺六寸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宋李公麟《五马图》卷局部之好头赤